

# 林建旭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其实是装的 ④

都市小说



人海中 著  
沈阳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余小凡是个幸运的女人,二十五岁便遇到了所有人眼中的完美丈夫。余小凡又是个不幸的女人,一年后她的完美婚姻因为寡居婆婆的介入而碎裂。让余小凡自己都不敢想的是,其貌不扬的她离婚后竟然被英俊富有的民营医院院长看上了。院长到底看上余小凡什么了?前夫猛然醒悟后,希望能和余小凡破镜重圆。平凡女人余小凡会把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给谁?

## [上期回顾]

一天晚上,孟建先睡着了,余小凡闭着眼睛,迷迷糊糊中她感觉有人打开了房门。来的人是林建旭,她来给儿子盖羊毛毯子。此后,林建旭常常半夜闯进儿子和儿媳的卧室。

余小凡与婆婆之间的矛盾,终于在沉默中渐渐演化成一场拉锯战,最终爆发了。事情的起源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
林建旭是十一月的时候来到上海的,几个月的时间转眼而过,随着气温降至冰点,年味也渐渐浓起来,眼看着又快到了农历新年。

对于余小凡来说,腊月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,那就是她与孟建最初相见的纪念日。余小凡是在两年前春节回家的路上与孟建一见钟情的,那天是腊月二十九,之后每年的这一天,她和孟建必定要在一起共同庆祝一下,以纪念他们的有缘相逢。

这一次的纪念日,正赶上余小凡公司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假期,余小凡提出要孟建到周庄去一次,然后一起看场电影。孟建同意了,即使余小凡不说,他也早就想好了要在这天让她高兴一下,并且早早准备了礼物,其用心程度,较婚前追求她的时候不相上下。

孟建这样用心,当然是有其理由的。首先,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,他明显感受到余小凡的情绪日渐低落,并且隐隐有了抑郁的倾向。过去余小凡只要回到家里,面对他的时候都跟个小女孩似的,爱撒娇会发嗲,偶尔还会一屁股坐在她的大腿上,抱着他的脖子向他提要求。下厨房的时候哼着歌,看到他就是一张笑脸,可现在想看到她在家里笑一笑都很难。并且时常晚归,如果他在电话里说今晚他没法回家吃饭,她必定也要加班,一直到很晚才回到家里。他心里明白,余小凡不过是假借加班的借口,拖延回家的时间,至于原因,还有什么,就是不想与他单独呆在一起。

一开始的时候,余小凡还会在

他耳边抱怨,但随着他多次在她的抱怨声中板起脸来,提醒她那是他妈,要余小凡必须像他一样尊重与接纳她之后,余小凡很快就沉默下来,最后连话都比以前少了许多。

相比余小凡的抱怨,她的沉默反倒让孟建有了些愧疚之心。关于自己的母亲来到家里所带来的改变,他也知道余小凡接受起来有些困难。虽然这种困难在他看来,大多是很无谓的。

家里现在每天烧饭的都是他妈,余小凡只要洗个碗就行了,而他更是轻松,自从他妈来了之后,就连内裤都捞不到洗的机会,虽然他妈是有些过于黏着自己了,但在孟建看来,这也不算什么大事,哪个妈不是眼里只有自己的孩子的?以后余小凡生了孩子,一定也是这样。诚然,他妈时不时半夜进他们房间的习惯是不太好,那是他小时候他妈就做惯了的事情,但现在他都已经结婚了,老婆就躺在身边,总有些不太合适。他也想过要就此与老人沟通一下,但余小凡那天自作主张锁了门之后,他妈哭了一个晚上。老人有心脏病,受不了太大的刺激,他想来想去还是妥协了,与让母亲伤心相比,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?

不过对于余小凡,他还是希望她能够重新快活起来的,谁愿意整天和一个哭丧着脸的老婆在一起啊?这几个月他生意又忙,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,现在好不容易空了下来,又是他们的纪念日,他决定好好补偿一下余小凡,让她知道他仍是在乎她的。

就这样,腊月二十九那天,孟建一早便带着余小凡驱车去了周庄,晚上一起回市区吃了一顿烛光晚餐,又看了一场电影,浪漫喜剧片,同样投余小凡所好,丈夫的体贴与

大方让余小凡幸福得晕乎乎的,两个人就像是回到了热恋的时候,居然还在电影院里偷偷接吻了,那是久违的兴奋与激动。

电影散场之后已经将近九点了,两个人上车回家,余小凡坐在副驾驶座上,时不时转过头去看看正在开车的孟建。

这几个月来,孟建在余小凡眼里变得越来越陌生,渐渐竟让她生出些隔膜来,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让她突然有了重回过去的感觉,她仿佛回到了很久以前,回到了两人刚开始热恋,对彼此总也看不够的时候。

这一天余小凡就连在电梯里都是笑着的,让她没想到的是,走进家门之后,自己要面对的竟然是那么大的一场风波。

余小凡与孟建推门进屋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,家里黑漆漆的没有一点灯光。两人总以为老人早睡,林建旭这时候早该进屋躺下了,因此余小凡开门时还放轻了手脚,唯恐惊动婆婆。但黑灯瞎火连拖鞋都摸不到,余小凡反手摸索到门边的开关,还是打开了灯。

门廊里的灯一亮,余小凡就听到孟建一声惊呼,“妈!你怎么了?”

然后身边的男人就急步冲到客厅里去了。余小凡赶紧跟过去,发现婆婆独自倒在客厅的长沙发上,两眼紧闭,一动不动。

孟建脸都白了,一边伸手掐他妈的人中一边叫,“妈!你别吓我,妈!快醒醒。”

余小凡也被婆婆的样子吓到了,不过她到底不像孟建母子连心急得那样六神无主,这时候还有点理智在,伸手先把客厅里的大灯也开了,又转身去拿电话话筒,“你先别乱动,我打120叫救护车。”话音刚

落,就听婆婆“呃”的一声,像猛吸了一口气那样,两眼睁开了过来。孟建已经满头是汗,看到他妈醒了,一时竟说不出话来,老太太伸手抓住儿子,有气无力地开口,第一句话就是“你们可回来了……”。

林建旭的突然发病折腾了孟建与余小凡一整个晚上。虽然母亲醒了,但孟建仍不放心,还是开车将她送进了医院,余小凡当然不能一个人在家睡觉,也跟着去了。

医生给林建旭做了一系列的检查,到底也没查出什么原因来,最后说老太太可能是心脏不太好,突然昏厥过去了,这种情况在心脏病病人当中也是很常见的,按照她这样的情况,家里应该常备救心丸,最好一直都有人陪着,以防万一。又说按照现在病人的身体情况,回家也是可以,如果家属实在不放心,那就留院观察两天。

医生这番话是在走廊里说的,孟建听他说得含糊,当时就有些怒气,但心里记挂着检查室里的母亲,一口气憋着没有发出来,转头先进去看他妈了。余小凡到院旁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点水回来,正遇上两个医生一边讲话一边从她身边经过,“没见过这样的老太太,明明没什么事,把儿子吓得跟什么一样,这样子还要送医院来检查,家里钱太多了。”

另一个脸上就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来,嘴里“啧啧”两声,“没见过吧?这就叫‘作’,有些老太太就喜欢这样,非要把手子女都作得围在身边不可。”

两个人与余小凡擦身而过,转眼便走远了,余小凡却听得心里“咯噔”一声,回过头去仔细再看看那两个医生,其中一个正是刚才替她婆婆做检查的。

# 谐音“猛开”的车牌来自鄂尔多斯 ④

人文社会



十三叔 著  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人人都活在圈子里,穷人有穷圈子,富人有富圈子,从圈子里流出来的各种话题就演变成了各式各样的段子。

京城富人们的圈子是什么样的?他们都流行哪些段子?王中军是如何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电影公司老板的?中关村村长段永基有着怎样的狡黠和智慧?外地来京老板怎会被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装货玩得团团转?王朔金盆洗手又缘何重出江湖?让十三叔来为你八一八。

## [上期回顾]

中学老师段永基,从科研院所的负责人变成了民营企业的带路者,获得了“中关村村长”的雅号。天才王志东虽然曾经如日中天,但最终还是败给了“村长”。

北京城对于全中国人而言,都是一个符号。外地的老板们再有钱,总归还是觉得京城有别样的神奇色彩,这真不是北京人自我感觉良好。外地老板们到了北京,仿佛规则就变了,好像他们能在这里找到更简易的生意途径。

因为这里有他们本地没有的权力资源和人脉圈子。

于是乎,外地老板们来了,他们处心积虑地想在北京找到那些拥有强大力量的圈子,为此不惜上当受骗,不惜重金买路。当然,他们有钱,他们在京城也有自己的圈子。

任何一座大型城市,总会有一些以地缘结盟的群体,他们共同生活、工作、游戏,自成一派。今天的北京四九城,最有名的当属温州帮、山西帮、鄂尔多斯帮。他们不鸣则已,实则鸣了也白鸣——有钱无势。不过,他们是忒有钱:穿得烂,走得慢,怀里揣着几十万。

1992年,政府文件中,北京温州人数目是10万,几乎都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南面5公里的地方——浙江村。村子里的景象常让人陷入迷茫。老胡同两边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砖棚;“成衣店”、“粉干店”等招牌四处飘摇;小三轮、摩托车和老驴车四处穿梭;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不时掏出大哥大嚷些什么,然后匆匆而过。

它的一切始于一场意外。初始,乐清毕氏兄弟跑到千里之外的包头卖服装。虽然款式新奇,价格便宜,但包头保守的人们并不敢突破传统。兄弟俩支撑不下去,收拾行李,准备回家。火车在北京站短暂停留,“没有进过京城”的老大忍不住好奇,拉着兄弟下了火车,“想第二天看一眼天安门。”

北京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敞开嗓子叫卖的商贩。走在京城大街上,兄弟俩发现这里的管制并不如想像中

的严厉。他们索性把包裹一抖,找个有人气的场所,“练起摊来”。不曾想,一堆衣服一下午兜售一空。傍晚,兄弟俩到丰台租了间民房。第二天,他们买来缝纫机,在这个充满诙谐、嘲讽因子的城市里,用倔强的酒杯,浇灌命运的块垒。

小作坊生产的衣服总能在北京找到市场,毕氏兄弟如鱼得水。消息四散传开,更多温州人闻声而来。没多久,南苑大红门一带,骤然聚起数万温州服装专业户。他们通常赁屋而居。一间小平房既当车间又当起居室,屋外的墙壁上挂着“批发皮夹克”的牌子,屋内则是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。

除了生意不会一帆风顺,在京温商还时常遭到种种歧视。但是,在这个封闭的、理想化的小世界里,温州人做着自己心目中的大生意,演绎着草根商业及人性的启示录。

在十三叔看来,温州人最牛的地方就是“四海皆商机”的那种钻研劲儿,一个口渴的普通人在沙漠里看到一条河,首先想到的是解渴,若换成一个口渴的温州人,他先想到的肯定是生意。在他们眼里,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用商业来衡量。

北京市东二环金宝街,一处写字楼底层有家海鲜大排档,闹市中,并不起眼,菜价也相当平民。可周围停放的车辆,奔驰S600、宝马760、沃尔沃S80、保时捷卡宴,不一而足。再一听,都是叽里呱啦犹如外语的温州方言,偶尔蹦出几个词儿,不是海外买楼,就是购置豪车。十三叔参加过一次他们的饭局,局中人居然在谈收购阿拉伯半岛的某家电台。这就是温州人,有时低调得可怕,有时又高调得可恨。

温州商人有个说法:“我开奥迪去谈生意,生意就有可能滑掉;如果我开宝马去,那么生意还能谈;如果

我开宾利去,我就占据主动权。”

还有更夸张的,一块“88888”的车牌,经历了30多轮的竞价,一位温州老板以166万元的价格拿下,当时被称为中国最昂贵的车牌号。如此昂贵的车牌,却只挂在一辆普通的宝马7系上。于是,就出现了车牌居然比车价还贵的怪现象。

相比于在北京城“土生土长”的温州人,山西人是另一种情形——省内的乐趣已经见怪不怪,他们需要更大的舞台,去消耗、去增长自己的财力。北京,成了不二选择。

在北京的王府饭店、国贸酒店,常年包住的有很多就是山西富人。他们一桌饭少则几千,多则上万。他们喜欢去一些位置偏僻的不知名夜总会。缘何?并非在意开销。在以煤老板为主体的这个圈子里,文化是稀缺品,他们一般没什么文化,品位自然也不高,但就是有钱。

以一位王姓老板为例,全家人都搬到了北京,就在京郊买了块地,修了一座偌大的宅院,高墙耸立,上面还有铁丝网。里里外外雇了数十个工人,有男有女,热闹非凡:有护院的,有做饭的,有烧锅炉的,有当保姆的,还有专门喂狗的饲养员。这私家宅院就是一座小型城堡。

有一年,他给儿子娶亲,场面壮观。两位新人近10米的巨幅婚纱照,挂在这座城堡的显眼处,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,撼;结婚那天,迎亲队伍就有3里多长,3辆宾利呈三角形开道,10辆悍马和10辆劳斯莱斯紧随其后,这架势,比那婚纱照更撼。

就是这位王老板,却一个字都不认识。为了不丢面子又把生意谈成,他随身带着翻译、秘书、财务总监,还请了不少法律顾问,还有一枚私章和印盒。在各路助手帮他把关之后,他只需要在签字的地方,盖一下戳子即可。颇有当年孟尝君“鸡鸣

狗盗”之风啊。

煤老板虽然有钱,却有很深的忧虑。一位跟随煤老板多年的保镖酒后吐真言:“别看煤老板有钱,可他们提心吊胆,活得累,到哪儿也不放心,就像做贼似的。一次,山西的一位煤老板进京办事,刚刚落脚,半夜听说附近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,赶紧带着随从回家了。”

山西煤老板担惊受怕不是没理由的。早年间,有这么一个段子。一位山西人做生意赔了钱,但不想在北京的朋友圈里没面子,就租了一辆车,让师傅带他赴宴。席间不断吹嘘自己赚了多少钱,朋友问他外面车里是谁,他笑矣,司机。后来,几个朋友就动了邪念,把他绑架了,还杀人灭口,可怜这位假富豪就此断送了性命。

类似的段子很普遍,渐渐地,山西的有钱人改变了习惯,依旧喜欢一味炫富,但是加强了警惕。他们在北京,普遍都有保镖,住处更有安全玄机,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
山西人靠资源起家,但在国内却不是独一份。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富豪,也靠煤炭发财,且富裕程度更加令人咋舌。“想看好车?去鄂尔多斯不就行了!”类似的帖子在论坛、贴吧上屡见不鲜。

十三叔有个鄂尔多斯的朋友,家里有4辆车,每辆价格都过300万元,一家三口,如果再算上那只怎么看都不可爱的宠物狗,真是人(狗)手一台豪车。

相比山西,鄂尔多斯的煤炭资源储量更大,人口也更少。而且,在巨额财富和资本运作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,鄂尔多斯的地下资本运营自成一体。如今的北京,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“蒙K”打头的车牌几乎都是豪车?那就对了,谐音“猛开”的车牌就来自鄂尔多斯。